

考工典第二百二十四卷

席部彙考

書經 周書顧命

牖間南嚮敷重簾席黼純

注此平時見羣臣觀諸侯之座也敷設重席所謂天子之席三重者也

簾席桃竹枝席也黼白黑雜繒純緣也

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

注此旦夕聽事之坐也底席蒲席也綴雜彩

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

注此養國老饗羣臣之坐也豐席筍席也畫彩色

西夾南嚮敷重筍席元紛純

注此親屬私燕之坐也筍席竹席也紛雜也以元黑之色雜爲之緣

詩經 小雅斯干

下莞上簟乃安斯寢

箋莞小蒲之席也竹簟曰簟疏釋草云莞苻離某氏曰本草云白蒲一名苻

離楚謂之莞蒲郭璞曰今西方人呼蒲爲莞蒲令江東謂之苻離西方一名蒲用爲席言小蒲者

以莞蒲一草之名而司几筵有莞筵蒲筵則有大小爲席精麤故得爲兩種席也知莞用小蒲者

以司几筵設席皆麤者在下美者在上其職云諸侯祭祀之席蒲筵纘純如莞席紛純以莞加蒲明莞細而用小故知莞小蒲之席也竹簟曰簟者以常鋪在上宜用堅物故知竹簟也

大濮氏

曰莞又名燈心草生池澤中卽苻離也下莞則鋪席其上則竹簟之簟所以覆席

大雅行葦

肆筵設席

朱設席重席也

全

孔氏曰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在下爲鋪陳在上人所蹈藉

也

禮記 禮器

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

注

天子祫祭其席五重諸侯席三重者謂相朝時賓主

皆然也三重則四席再重則三席

鬼神之祭單席

注

鬼神異於人不假多重以爲溫暖也

大路素而越席

注

大路殷祭天之車朴素無飾以蒲越爲席

莞簟之安而橐籥之設

疏

莞簟今之席也詩云下莞上簟乃安斯寢言其精細而可安人也橐籥

除穗粒取稗稊爲郊席祭不用莞簟之可安而用設稊𦵏之粗席亦修古也

郊特牲

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此降尊以就卑也

注

此大饗是諸侯相朝主君

饗客之禮諸侯之席三重今兩君禮敵故席三重之席而受客之酢爵也若諸侯遣卿來聘禮當三獻其上介則是大夫故謂之三獻之介大夫席雖再重今爲介降一等止合專席君席雖三重今徹去兩重就單席受此介之酢爵是降國君之尊以就大夫之卑也

周禮 春官

司几筵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訂義

易氏曰名官以几筵而所掌者几席舉一可以例其

一 王氏詳說曰筵鋪於下席加於上而几則立而設之所以待尊者養老有几筵行章詩所謂肆筵設席與夫授几者是已禮賓客有几筵肆師所謂大賓客涖筵几是已曰几筵以尊卑爲序曰筵几以先後爲序 陳祥道曰肆於地則行而爲廣筵也加於筵則衆而爲飾者席也

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與其位 鄭康成曰五几左右玉彫彤漆素五席莞藻次蒲熊用位所

設之席及其處 黃氏曰莞筵紛純加縹席畫純加次席黼純玉几之席蒲筵纁純加蒲席紛純彫几之席莞筵紛純加縹席畫純彤几之席熊席漆几之席鼈席素几之席荏席黼純同於素几此五几五席之名物疏家謂鼈荏不入數 鄭鍔曰几席之用不同義各有所主名以物之命以別之或用於朝覲或用於祭祀朝覲則位於廟牖之間大射則位於虞庠之中祀先王之席在廟之堂與受胙之席在廟之西南用不同各因物明義故事設一官司而辨之

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 鄭鍔曰論國家之禮事之至大者曰大朝覲大享射大封建命諸侯大朝覲非四時之常朝大享射行大享之禮又與諸侯大射大封建則割裂土宇而使之有國命諸侯則臨告列國之君而命之以事凡此皆大禮故儀亦異 賈氏曰爾雅牖戶之間曰扂於扂之處設黼黼卽白黑文而爲斧形此斧以大版爲邸卽掌次所云皇邸彼鄭注云邸後版以此斧版置於扂卽以黼扂爲總名據續人云白與黑謂之黼據采色言之若據繡於物上則爲今斧文近刃白近金黑取金斧割斷之義 王氏詳說曰明堂位以黼依爲斧斤之斧字者取其所畫之物言之此云黼依爲黼黻之黼字取其所畫之色言之諸侯雖有黼裘用之於

誓省有雖黼裳用之於助祭然初無黼依之制此所以天子之席三重有次序黼純而諸侯無之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 鄭鍔曰王位設之依依前必南鄉設

莞筵而用紛以純之加纁席而用畫以純之加次席而用黼以純之既設玉几於左又設玉几於右無非所以明義於展設黼以表王者之威斷依前必南鄉以表王者之繼明所設之席則莞筵之爲物叢生水中則完而用之表其德之純全用紛以爲純紛如綬有文而狹表其文采之續紛於莞筵之上加以纁席纁者削蒲翦展之編以五采表其有華藻之文用畫以爲純畫以雲氣表其闕也於纁席之上又加以次席次者比列桃枝之竹以爲之表其行事有次序之節用黼以爲

純又以表其威斷莞筵紛純以全體爲之質纁席畫純以文采爲之文次席黼純以斧形爲之斷有質爲本有文爲飾文質備於內然後以斷行之於外故莞席在下纁席在中次席黼純在上朝觀享射封國命諸侯之時其位之所設者若是孰敢不俯伏聽命一德以尊天子乎 陳氏曰爾

雅曰莞苻離郭璞曰西人呼蒲爲莞莞小蒲席 易氏曰莞則筵之清堅者紛綬以爲之緣纁則席之柔懦者畫雲氣以爲之緣 鄭司農曰次席虎皮爲席 賈氏曰依前南面以下席三重也

凡敷席之法初在地者一重卽謂之筵重在上者卽謂之席已下皆然故序官注云敷陳曰筵藉之曰席禮器云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三重今此天子惟三重者五重據祫祭而言若禘祭當四重時祭皆用三重

祀先王昨席亦如之 鄭康成曰昨讀曰酢謂祭祀及王受酢之席尸卒食王酌之卒爵祝受之又酌授尸尸酢王於是席王於戶內后諸臣致爵乃設席 易氏曰於室中西鄉而受之非南鄉也專言昨席則無几也所同者席而已矣 鄭鐸曰受酢而設席於戶內皆如朝覲享射之位奉宗廟而安祖考以祭則受福故也

諸侯祭祀席蒲筵纁純加莞席紛純右彫几 鄭鐸曰諸侯祭祀席蒲爲筵則纁繒帛以爲純以莞

席加於其上而設彫刻爲文之几於其右蒲以見其柔從之意纁以四方相對爲文守土一方而以柔從居下文彩外著然後能受命建國保有社稷以傳其子孫故祭祀之席則然 王昭禹曰有言纁純有言畫純者蓋分布采色則曰纁摹成物體則曰畫攷工曰青與白相次赤與黑相次若此所謂纁又曰山以章水以龍若此所謂畫 易氏曰天子有次席黼純而不用於諸侯者以

諸侯不可尙自然之文不可專斷制之義也諸侯有蒲筵纒純而不用於天子者以蒲不若莞之細纒不若畫之工 項氏曰蒲柔而纒采莞堅而粉潔不莞加纒者王之所下諸侯之所上也

薛氏曰諸侯祭祀席右几筵國賓左几則祭祀陰事也故右之賓客陽事故左之鄭氏注士虞禮謂主人陽長左鬼神陰長右是也然鬼神雖長右不必皆鬼神故甸役亦右几以甸役陰事

昨席莞筵紛純加纒席畫純筵國賓于牖前如之左彤几 鄭鍔曰尸酢之席莞筵以尙其質纒席以表其文惟文質兼備所以能受神之福鄰國孤卿大夫來聘是謂國賓主人在阼階則賓在戶牖之間如受酢之席表國賓彬彬之意 王氏詳說曰天子昨席與祭祀席同諸侯昨席與祭祀席異蓋天子至尊可與鬼神同其席諸侯則否亦猶天子之昨酒用醴齊與鬼神同其尊諸臣之昨酒用鬯與鬼神異其尊昨席昨酒不同如此然去昨席則無几祭祀其人憑几乎

甸役則設熊席右漆几 鄭康成曰謂王甸有司祭表貉所設席 鄭鍔曰田簡衆役任衆必果毅爲先故席以熊皮爲之熊猛獸之毅而可畏者 王昭禹曰以熊皮飾席或畫熊焉

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其柏席用荏藹純諸侯則紛純每敦一几 鄭康成曰喪事謂凡奠也荏如

韋而細者 鄭司農曰柏席柏地之席韋居其上 項氏曰柏敦皆未得其說恐是器若玉敦之類敦以盛黍稷或曰柏席載黍稷之席此說似通

爾雅 釋器

蓐謂之茲

注

公羊傳曰屬負茲茲者蓐席也疏云蓐一名茲郭云茲者蓐席也言草蓐之席也宣

十二年左傳軍行右轅左追蓐注公羊傳曰屬負茲此桓十六年傳文也按彼衛侯朔出奔齊傳云何以名絕曷爲絕之得罪於天子也其得罪於天子奈何見使守衛朔而不能使衛小衆越在岱陰齊屬負茲舍不卽罪爾何休云屬託也天子有疾稱不豫諸侯稱負茲大夫稱犬馬士稱負薪舍止也託疾止不就罪是也引之以證茲爲蓐也

方言 雜釋

簞宋魏之間謂之笙或謂之籩簞自關而西謂之簞或謂之荈其籩者謂之籩籩自關而東或謂之簞揆 笙今江東通言笙荈今云荈籩籩也江東呼籩籩爲籩

符簞自關而東周洛楚魏之間謂之倚伴自關而西謂之符簞南楚之外謂之簞 符簞似籩籩直

文而纚江東呼筴

釋名 釋牀帳

席釋也可卷可釋也

簟簟也布之簟簟然平正也

薦所以自薦藉也

蒲草也以蒲作

之其體平也

本草綱目 薦席釋名

陶弘景曰蒲席惟山家用之狀如蒲帆人家所用席皆是菅草而席多是蒲也方家燒用恭曰席薦皆人所臥以得人氣爲佳不論薦席也青齊間人謂蒲薦爲蒲席亦曰蒲簾音合謂蘘作者爲薦山南山左機上織者爲席席下重厚者爲薦時珍曰席薦皆以蒲及稻蘘爲之有精粗之異吳人以龍鬚草爲席

主治

別錄曰敗蒲席性平主筋溢惡瘡

甄權曰單用破血從高墜下損瘀在腹刺痛取久臥者燒灰

酒服二錢或以蒲黃當歸大黃赤芍藥朴硝煎湯調服血當下

陳藏器曰編薦索燒研酒服二

指撮治霍亂轉筋入腹 又曰寡婦薦治小兒吐利霍亂取二七莖煮汁服

附方

霍亂轉筋垂死者敗蒲席一握切漿水一盞煮汁溫服聖惠方 小便不利蒲席灰七分滑石二分

爲散飲服

金匱要略

婦人血崩舊敗蒲席燒灰酒服二錢勝金方

五色丹遊多致殺人蒲席燒灰

和雞子白塗之良

千金方

癰疽不合破蒲席燒灰臘月豬脂和納孔中

千金方

夜臥尿牀本人

薦草燒灰水服立瘥

千金方

小兒初生吐不止者用蘆條少許同人乳二合鹽二粟許煎沸入牛

黃粟許與服此劉五娘方也

外臺祕要

簞釋名

李時珍曰簞可延展故字從竹覃覃延長也

主治

李時珍曰蜘蛛尿及蠅蝮尿瘡取舊者燒灰傅之

席部藝文一

席四端銘

周武王

安樂必敬

前左端銘

無行可悔

前右端銘

一反一側亦不可不志

後左端銘

殷監不遠視爾所代

後右端銘

席銘

漢李尤

施席接賓士無愚賢值時所有何必羊豚

席銘

馮衍

侈爾容貌飾爾衣服文之以辭實之以德

前右端銘

冠帶之貳從容有常威儀之華惟德之英

後右端銘

席銘

晉傅元

閒居勿極其歡寢處毋忘其患居其安無忘其危惑生於邪色禍成於多言

答南平嗣王餉舞簾書

梁簡文帝

濯龍之木文屬飾壇淮南之臺紫羅爲薦未若五離九折出桃枝之翠筍綺爛霞舒制雲母之脩竹
南湘點淚喻此未奇東宮赤花擬之非妙

答定襄侯餉臥簾書

同前

筠簟多品篠簟雜名較色比奇獨此爲貴自含蒼紫似久暴於柯亭乍舒黝素若累霑於湖水三伏餘炎九折成用便可旅食南館高臥北窗

謝勅資貂坐褥席啟

同前

東瀛美毳不著馬彪之儀北朔文茵豈間張敞所記陰炭既重寒井猶冰特降殊私溫華曲被雖狐白千金織成千種李頌漢被楊降曹氎不足以髣髴洪慈連類聖澤

謝始興王賜花紈簟啟

劉孝威

麗兼桃象周洽昏明便覺夏室已寒冬裘可襲雖九日煎沙香粉猶棄三旬沸海團扇可捐

席賦

唐闕名

彼美嘉席施於高堂廣狹有準卷舒匪常承以彩薦貯之牙牀玉几蟠蜿而上列寶屏邈迤而外張狎高懸以透響染薰爐以流香瞰金牕以隔影瑩珠箔而凝芳洎乎禮義多則卑高異行或主或賓浹歡於北院東嚮西嚮取上於南方南方何有是有是酒或因食而卽前或屬虛而盡後彼固若是亦如斯必順時以革易乃任人以推移不正不坐道通於曩儀寒溫暑清自有其先規所以簟固

夏設席乃冬施傾莊敬以揖讓誠君子之悠宜管窺別居且申情於分割曾子避坐將有敏於謙撝若夫行之於俗蘭房之曲有美一人容顏如玉握長裾而來就斂雙眉而下矚憐纖綴而留心賞華新而不足凌朝啟鏡入夜燒燭每因眠而取暖加以羅衾怨孤坐而多寒增之錦褥則有務學之子安貧順理挈酒攜琴耽籍翫史居環堵而養性遙太階而虛俟出陳子之幽局慕戴公之重美既懷珍而待聘當彈冠而入仕詩言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斯言豈謬矣

清簾賦

仲子陵

創物者必正其名以清命簾惟簾斯清雙入巧作連心織成始葱蘢而席卷終絢練而砥平本其初則王爾運心班匠寓目吳谿赤剛楚澤寒竹皓簾冰截素膚縞裂斷此枝間略其溝節然後角軼手匠妙意文理橫生波瀾荐至雕龍綺錯切玉鱗次澹冰泮而泉開分霜勁而雪地信通才之云欲非吾人之所爲於是時授徂暑天旋太陽山成爛石泉若探湯有美一人兮明時節求暑備兮珍簾長知薜荔之空靡意荃蘭之虛芳若乃買以兼金緣以純錦思因人之共弊庶君子之安寢出此入彼俱處芳蘭之室上據下承必兼芬若之枕況乃虛館方畫畫堂且空高梧闕景密篠生風撤文茵與

綺席虛翠器及朱櫳惟珍簾之在御望美人之來同美人遲兮隔修路對珍簾兮日已暮瞻筵幌之
虛深臥層陰之空度帶餘霞而斂綺映片月而舒素昭列宿之清光披清天之薄霧于時輕箑屏用
微綃罷服霜簡自悽冰壺增肅涼風忽至獲五福之康寧炎氣四除忘庶徵之時燠且物有小而踰
大事有淺而用深道之將行我則開而當暑道之將廢我則卷而在陰是謂清簾之理願爲君子之
心

席部藝文二

詩

同詠坐上所見一物得席

齊謝朓

本生潮汐地落影照參差汀洲蔽杜若幽渚奪江離遇君時采擷玉坐奉金卮但願羅衣拂無使素
塵彌

詠席

梁柳惲

照日汀洲際搖風淥潭側雖無獨蠶絲幸有青袍色羅袖少輕塵象牀多麗飾願君蘭夜飲佳人時
宴息

席

唐李嶠

避坐承宣父重筵
掛戴公桂香浮半月
蘭氣襲回風舞拂丹霞上歌清白雪中佇將文綺色舒卷帝

王宮

謝鄭羣贈竹簟

韓愈

蘄州笛竹天下知
鄭君所寶尤瓌奇
攜來當晝不得臥一府傳看黃琉璃
體堅色淨又藏節
盡眼凝滑無瑕疵
法曹貧賤衆所易
腰腹空大何能爲
自從五月困暑濕
如坐深甕遭蒸炊
手磨袖拂心語口
曼膚多汗真相宜
日暮歸來獨惆悵
有賣直欲傾家貲
誰謂故人知我意
卷送八尺含風漪
呼奴掃地鋪未了
光彩照耀驚童兒
青蠅側翅蚤蟲避
蕭蕭疑有青飈吹
倒身甘寢百疾愈
却願天日恆炎曦
明珠青玉不足報
贈子相好無時衰

寄蘄州簟與元九因題

白居易

笛竹出蘄春
霜力劈翠筠
織成雙鎖簟
寄與獨眠人
卷作筒中
信舒爲席上
珍滑如鋪薤
葉冷似臥龍鱗
清潤宣承露
鮮華不受塵
通州炎瘴地
此物最關身

竹簾

元稹

竹簾襯重茵未忍都令卷憶昨初來日看君自施展

白角簾

羅鄴

疊玉駢珪巧思長露華煙魄讓清光休搖雉尾當三伏似展龍鱗在一牀高價不惟標越絕冷紋疑是臥瀟湘杜陵他日重歸去偏稱醉眠松桂堂

詠白角簾

曹松

角簾功夫已到頭夏來全占滿林秋若言保惜歸華屋祇合封題寄列侯學卷曉冰常怕綻解鋪寒水不教流蒲桃錦是瀟湘底曾得王孫價倍酬

詠碧角簾

前人

細皮重疊織霜紋滑膩鋪牀勝錦茵八尺碧天無點翳一方青玉絕纖塵蠅行只恐煙黏足客臥渾疑水浸身五月不教炎氣入滿堂秋月冷龍鱗

酬人寄簾

魚元機